

財賦門 雜賦

義倉

漕運

役

平糶

常平

茶鹽

榷茶

羣書考索後集

卷五十四之五十七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禹貢總以貢名

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

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羽章蒿皆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

頭會箕歛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

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

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荃下令亦曰漢氏威軼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能廢成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董

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補而未改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方氏孝武

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筭舟車推鹽鐵置均輸權酒酤其目多

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開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俶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倍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賦役日重陸贄極言之使民摘山而煮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權貨之錢官給屋以居民出錢以奉官曰樓店之錢重五穀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責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麩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人渡之錢要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祭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贖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

淳化間天下承平紬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

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和有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鹽折支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納者八分析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當時兵火之餘桑柘煨燼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戶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戶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

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家不若官中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貨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戶止五千而歲和買絹三千祖宗舊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

而充上供矣承平時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有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給折錢又以錢折變以給較錢錢倍於給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赦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

古者開畿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墨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園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惰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耳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又寸之貨以逐十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以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不幣變而積貨於是更有算商車之法而告緡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奇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

化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折頒下天聖三年免荆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并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冀為績效今後並依自來體例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治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與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後江陳享伯創二浙之羅本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椿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迨宋國初平斛斗去廣南大而秋角唯正賦間雖有義倉之飲每十石正建隆中置而乾德罷景祐中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糜費矣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
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
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
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刺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
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糴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
存出刺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附理財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書始任上以作貢賦之法冀州
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兗州賦正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
賦上上錯第六雜出第六荊州賦上上第三豫州賦上中第六梁州賦下中三
錯第六雜出第七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楊之橘柚荆之大龜
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
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也而不稅是以其

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彖宰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說者曰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歛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

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男畿貢

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以其所貴

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歛財賄邦中內郊邦

之用妃嬪器幣材貨服旃物凡九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

貢九賦九式之二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

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二賦之貨賄以待邦

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

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無非度地以取諸民周公所

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襄魯宣公初稅甸哀公用

田賦春秋譏之其初履畝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饑用

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威公專以魚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以自奉重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監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吏書初為筭賦漢儀注云人十六出每人百二十為一筭蓋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三十而一事其筭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曰當責治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

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郡縣邊食足可勿收農

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積儲何哀痛乃下詔賜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

田租正以倉廩豐故也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稅一其後上

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粟徐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巨萬貫朽而不

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於是始

招東歐繼事兩粵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

繫開而財賂耗廢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

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虛矣復募民入奴婢

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胡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

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救饑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

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折秋毫

及衛霍絕幕賞賜五十下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其後宮室

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權鹽鐵筭舟車告繒錢特富人爭匿財乃

終莫分財而揚權酒酤也巡守賞賜帛百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均

輸平準之置也

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賤賤買名曰平準

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

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

昭帝特賢良文學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元

始中罷酒榷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

漢義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其二十以食天子三錢武帝以

補車

宣帝甘露中減民筭三十至元帝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

又減天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稅三十稅當有更賦

罷榷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

無橫徭時張依請封錢以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威帝

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况其下乎晉劉毅云威靈時趙忠又說帝令歛天下

田稅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此兩漢財用之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

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

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

曹以下免官縣帑藏空惟有練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練遂貴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人

戶歲輸布四疋明帝師旅不息加以修費百官皆停祿埋錢於殿中為

私錢後魏

正光後國用不足克折六年租調取之又賜予無節乃減百

官之祿徵軍人常廩後固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兩嘆曰令

之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

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

更關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

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

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

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兵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

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後費並起永淳以後財不足加以太

后之亂賦益慘矣元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

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韋堅楊謹矜王鉷楊國

忠各務痕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

禱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

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有又平分民租謂之曰著代宗末
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
晏幹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
人養民為先第五琦權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未乃什之歲
入千一百萬而惟鹽居大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
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德宗
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
悅叛用益不給而惜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
除陌錢又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
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微射
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
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又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
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蓄州及討淮

西度支揚於陽坐饋餽不繼貶以皇甫鑄代之由是益為剝削後李巽
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維巽掌一年征課
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後皇甫鑄程昇
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謂之
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
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枉法論是時錢重揚於陵請廣鑄鼓兩稅皆
輸絲纈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
宗會昌未置備邊庫收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郎
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
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宋後唐之制其三司使實總國
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
為計相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貳其子司則判官六貳分主之
開折司審司磨勘司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
修造司曹察司課案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錄皇祐

中田况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備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氏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鹽利大率三千餘萬緡茶稅百四十萬緡米山之儲六百萬緡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明為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洎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明為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洎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

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勸人則漕臣亦不敢橫斂也章聖朝帑入盈溢其名數皆籍于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容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聞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而費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之微意凡又言在朝建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蠹國勸上以奢費內與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或

器備何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
敢于戶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
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
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
壞矣况政和之後以鉅鑄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
其職業矣以會要蔡元道舊典修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縣有待
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初置宮觀差遣而州縣有宮觀官請俸之
費自熙寧以來初遣宗子踈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券之費自紹
興以來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廩給之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無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
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窳而重者
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
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稅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
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眾有
飢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
可推移也。典。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吳
城列溝通江淮通糧道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矣

漢高祖擊楚蕭何轉餉關中給軍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通典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雖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絲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有百里中之而都輸將絲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絲絲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則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通典

武帝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於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後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鄭

當特請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便利其後番繁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盡經砥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湯欲通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通典

宣帝時耿壽昌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

卒之半蕭望之以為不可帝從之漕事果便通典。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將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羗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本傳

蜀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出斜谷以流馬運

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通典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謝元肥水之役

乃鑿呂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通典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埭於許昌以通運通典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下繼發王公已下十餘丁各運米六

斛通典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通典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

運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郵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通典

孝文天和七年稱骨律鎮將刀雍上表曰臣鎮內之兵卒皆習水一運

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詔求以為式通典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魏熊伊洛鄭

懷邠衛汴許汝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通典。又詔

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

者免其征戎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通典。四年又詔宇

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東渠轉

運通利關內賴之通典

煬帝大業元年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汝洛水達于河又

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通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子餘

未等郡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大會涿郡分江淮

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糧會於平壤。高麗所節並通典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

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

簡自

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工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未至

東都輸倉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至陸運至陝繞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食貨志。高祖武德中姜行本請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貞觀末徵之際稟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萬斛。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果源渠通船棧至京故城通典

明皇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陝路漕運米二百五十五萬斛時李傑奏潯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以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切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斗門水淺已有阻碍渡淮入汴乾淺停留上河入洛船艘隘關般載停滯極艱辛伏見舊法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渭南倉安置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速船不憂欠耗等利病疏奏不省通典至開元二十一年耀卿為京

兆尹京師穀價踴貴帝召裴耀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若能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傳留上然其言乃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止十八里陸行以避灘險自江淮西北汴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浮漕倉嘉倉又逆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浮干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萬貫民間傳云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通典。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運十萬石。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州合于江淮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通典。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通典。盧暉開通濟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天寶三年左常

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清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
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澤通。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
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志。初耀卿
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發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道崔民車牛以
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一百五十萬石唐志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沮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
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
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唐志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
用唐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
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
晏即益利願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陸運至
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
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欵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

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又分官吏主
舟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
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
十餘年矣唐志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
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唐志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
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
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
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
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
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渭橋倉唐志。韓滉復為江淮轉運
使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緇
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
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

米堆運舟入三門在平陵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唐。陝魏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延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請使江淮堰埭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孟湯主上都留侯唐。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如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唐。初楊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唐。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開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唐。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

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唐。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唐

太祖建隆元年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其價以糴入綱。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軍丁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也同**太宗**雍熙四年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

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同。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上因問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聊之民悉集于輦下此漢唐京邑民庶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艦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宣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潮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湯帝開明以奉巡遊雖數慳度而通流不絕者百代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意乎長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一上乃自除張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自言止歷縣道未歷郡事今未領使職願開善教且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且語人

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從廣西河北再思且言不敢妄有興建云續。景德元年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官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同。天禧三年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上同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歲減之然東西災險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人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同。康定元年初以陝西宿兵人命晁崇恐與夏竦韓琦議進取之策竒竦以所畫攻取二策上之至是上與兩府議用攻策歐陽脩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宜以三百萬石分給關西浚治汴渠按永唐裴耀卿舊跡於大河三門東西置倉陸運於所開山路十八里以避其險卒沂河入渭可紓關中之困又置

迺按求漢高祖入關之道自武昌漢郢襄復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沔漢等十二州之地日入關而不絕上同。至和元年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特遣權貴鼎一無所市蜀悉精吏事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奸有能君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上同。嘉祐三年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李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三十六後三旬而成舟以通上同。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船倉載益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其汴舟詣轉船倉漕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秦復集名曰放凍卒得替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汴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

移空仲事日繁移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賦諸吏輒得詣富饒都市賤買貴以趨京以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下矣挽舟卒有道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長神宗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河言請汴城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工凡四十三里自任村沙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發漕運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為提總長一百三里門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新口斗門通流入汴候水調勻可塞汴口乞從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上同。孝宗淳熙六年三月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亦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幾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聖政

攷之詩書如倉積於幽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忽有水旱之變則省耕省斂以為施惠會同軍旅之事則資糧菲屢以供困乏不責天下以取辦也自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而竭土地之有無問遠近以應上輸然事已兵休猶不至於甚病漢初漕運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日如吳主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

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已後府兵之法壞兵衆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加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寶應至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

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二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嚙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田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

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西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西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宋朝置發漕兩處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路如此然而宋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大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綠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宋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漕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

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
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
廢改益法置直達法無水處不如此且時奸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
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
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
故太倉之粟少以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宋朝漕運
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遣本原大畧如此

東萊文

漕法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
之重者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十里江
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汭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
里餘水七十里

漕數

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度四百萬石。唐初不過二十萬石

○太宗時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
石。天寶中每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
劉晏後浸減至李異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纜二十
萬斛。○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杭米二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水運上供金
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足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
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
用發運李溥之請也。至天聖四年或增置六百五十是歲以吳耀卿言
詔減五十萬石

漕費

秦三十鍾致一石。漢武伐西南夷率十餘鍾致一石。唐都長安初
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
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率兩斛
計庸錢千。又元宗時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

用斗錢運斗米

漕運得人

唐有裴耀卿劉晏韓滉。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正元中江淮輸米纔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正元上曰知卿有功歟。三司使張方平書漕運十四策富弼讀於上前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悉如所啓施行弼退謂方平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木杵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宋朝置官

宋置淮南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至道元年兩浙發運使始於淮南創值解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司五年復置會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財賦門

役類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惟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北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卿大夫焉則十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役之衆矣

秦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困於役商鞅立法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初興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後勿經役以畜夫收

賦稅以游徼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所謂游戍也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秦制也

惠帝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孝景**令男二十而始傳以給公家徭

役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入十者二等不事。**武帝****天漢**四年數役發七

利之謫注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賣人四故有。**孝昭****元鳳**中雇

役有三品之號由有卒吏錢更。**漢**末天下大亂民皆役於兵無復制度

至于**北齊**始定制丁男之役歲不過二旬又十五以下為。**文宣**中九

等之戶富者挽其資貧者役其力

後周太祖創制六官掌力役之政令遂分為三等豐年則役不過三旬

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役無過家一人。**武帝**頒新令制立保正

之法以相檢察焉

魏初**高宗**民無官役豪強誅歛李冲上言復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

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海內安之

隋文之制歲役不過二十日不役則取其資

唐太宗初置租庸調之役謂之庸歲不過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

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

十日自楊炎變而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歛多者總為二稅則昔日之

庸固已在其中矣東坡亦有是言

宣帝之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掾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役簿送

刺史標簿輪差則是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武德**中量其產定為

三等九年又詔為九等**天寶**中勅定戶籍每有差科先從高等別籍異

居者有禁客戶終年者編籍**唐**之役法蓋亦詳矣

宋舊法雖因**唐**制州縣之役悉差鄉戶坊郭之間或有科配然**太祖**以

來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凡以為名上憫其勞日加廩給且立為定

式先是多以道路為民為逆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

役民者如此。與國九年赦江南兩浙荆湖南北人戶有丁錢今以二

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入老者並與蠲放

真宗時定均役之法所以抑豪強之避徭役也**列聖**嗣守此意不墜南

豐曾公所謂民或老死而不知加力政然憂憐但惻常謹復除之科急
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者此也鄉戶致力以供上歲月蕃休勞逸
相代吏若徇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家本無大苦然役人既為稅
戶家有產業誅求必得吏少廉隅不免侵取此役法之所以弊而蘇公
轍所以拳拳言之也科役既多人規避免天下始有不均之患

神宗即位之初詔臣僚集議役法更議蓋始於此因三司韓絳之請也

熙寧以來始有募役之法錢收上戶緡錢以助役加以二分寬剩為
水旱之備人立保五以防民姦民以保甲相聯屬而官數民錢以募役
二者若不相病一時名臣如司馬公蘇文忠公極議其免役之失而卒
不能奪荆公新法之謀。**熙寧**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
法召募初無過歛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六年行
役法至今四年本州已有寬剩四萬八千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
五六十萬推之天下當有六七百萬貫寬剩矣書不報。**元豐**七年計
天下免役歲收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而場稅之入粟帛之收不與焉。

元祐更差法間有兼募者。**紹聖**又復改議而差法行矣。初**神宗**立

役錢嘗名為即役矣慮名以為助則是未能盡免異時或有循名以行
既差役又歛錢於是槩名曰免役以杜塞之。**紹聖**中詔諸縣毋得以

催稅追甲頭保長毋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不得以承帖為名占
破使令者坐賦輸錢管催督租州縣輒令陪備輸納以違制論。**崇寧**

初尚書省言民戶既以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畏催稅而不
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於是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

○**元豐**舊法有耆長戶丁壯丁三色雇錢耆長管煙火戶長僚稅壯長
承文引。**紹興**十年後臣僚言增免行雇役錢充軍須收入總制窠名

自後三色無庸錢勸率義役渡江兵興用度不給雇役之錢非復衰日
之舊併與所謂寬剩者皆入經賦而民之應役者如故也。**唐**人有田

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調今之稅絹是也。有免則有庸今之
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而為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隨

稅起科役錢

孝宗乾道元年指揮官戶役錢不以品格高下並與減半却於編戶增科。乾道三年六月四日聖旨官戶與編戶一等輸納更不減年將所增科錢委諸路常平司拍收起發由是列戶陪增役錢官戶於正科之外復納不減半之直是庸錢數倍多取且復役期取九以充膏戶長此其無藝者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出田穀以助義役始於乾道間處之松楊兩都憚於役者也隨役戶之多寡量家力之厚薄輸金植田遇當役者以田助之。撥官田給當役便民淳熙中適臣有請計浙西一路共官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畝欲各以縣分均給諸郡以充義役

官戶混差

罷保正以去民害乾道間嘗行之矣選官戶以通差乾道間嘗議之矣卒不能通行於後世

平糴常平義倉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役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輕重歛散之以時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州縣必積麥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秋國穀去三之一下令郡縣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價一也以藏於上平糴之法蓋起於此。李惺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糴其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中下而糴之使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歛故雖遇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行有餘而補不足也魏國行之富強。武帝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詔曰古有平糴之法久廢令國實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議為條制。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靖令積蓄之家留一年儲餘皆動使糴為制平價入賴之矣。後魏孝莊時李彪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則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迨明帝神龜正光之際收賓資與人和糴為邊備也。唐天寶中以錢六十萬緡

付諸道穀賤則加價而糴貴則賤價而糴此和糴之始也。故八年自關內至隴右和糴總一百一十三萬九千餘碩。及德宗時至趙光竒家問民樂對曰不樂曰止歲豐稔何為不樂曰雖云和糴其實強取至憲宗時府縣之督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此歷代平糴之制也。

漢宣帝五鳳中景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時蕭望之非壽昌類曰不知權道也。元帝即位

諸侯多言常平倉可罷無與民爭利。初元五年罷之。後漢明帝與置常平公卿多以為便劉般云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

永平五年作常平倉。魏司馬文王時杜預奏與常平倉定穀價。晉武帝四年立常平倉豐糴而儉糴以利百姓。南齊武帝永明中欲立

常平倉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絲綿絹布外自南徐州至雍州各出錢市易。後魏天和中置常平倉。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

倉京師置常平監。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備凶置令丞監事。太宗正觀十三年置常平屬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

地粟五年米三年著于令。高宗永徽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元

宗開元二年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淮浙劔南地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七年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餘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

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二千貫宇文融請以所得客戶稅錢充常平本至

天寶八年自關南道至山南道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三千二百二十

碩。代宗廣德中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置庫以蓄本錢。德宗建中

三年趙贊言常平倉廢三十年請置之時國用促迫不能備常平之積

又議稅天下茶漆十取一為常平本錢。憲宗元和中詔於州府稅地數內十取一二充常平倉。文宗太和中以回易錢置常平倉。此歷代常平倉之法也。

北齊制入每制出義租五斗納郡以備水旱。陳文帝亦用此法。河清

中令郡皆置富人倉穀賤時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糴之賤復

糴貯。隋開皇五年長孫平請令百姓軍人當禮共立義倉勸課入粟及麥飢饉即以此穀賑給遂詔州縣置義倉十五年詔義倉止防水旱

百姓不許輕費十六年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一石中戶七斗下戶四斗。唐武德元年置社倉倉部掌。太宗正觀中戴胄言天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未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以下出粟稻麥納所在立義倉太宗從之令田畝納二升以備凶年自是天

下州縣始置義倉。高宗永徽二年詔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至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初元中定式畝稅二升以為義倉故天寶八年自關內道至山南道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石。德宗時韋倫請為義倉以捍荒年陸贄亦請以戶部稅茶錢均之諸道穀麥熟則平糶以義倉為名無牟大利。穆宗長慶中詔義倉所在益用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文宗大和中以天下由義錢置義倉本錢開成中戶部請田別納粟一外添貯義倉此歷代義倉之法也

宋朝市糶之名有三和糶以見錢給之博糶以他物給便糶商賈以抄

引給之。太祖建隆中河北穀賤添價散糶以惠貧民自後諸道豐稔必詔諸道漕司增價和糶。太宗淳化中京畿置場增價糶貯近倉令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永為定制。仁宗嘗以左藏三十萬應河北和糶之用時韓琦論和糶價匪高於市糶何人肯糶與官。天聖中淮南江浙置制司請計民稅米一石量糶四分之一上曰是重斂也不許。皇祐中上曰轉運惟務誅剝以敷斂為能雖名和糶實抑配爾聖。神宗亦嘗以六十餘萬充江淮和糶。高宗紹興中戒漕臣曰以錢給於民宜戒減尅穀輸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矣委提轉覺察飭州縣給散俸錢又詔三弊一本錢不內散二將剩數此宋和糶之良法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初置。真宗景德中於京淮江浙置倉令

轉運司差州縣官專掌之。祥符中諸路常平倉經二年支作軍糧以

新者給之。天禧詔出糶上以元價為準又詔蜀廣並置倉。慶曆四

年詔天下有支借者以違制論。嘉祐中詔三司支錢百萬下諸路助

糶

糴米又詔天下置廣惠倉給民之不能自存者。神宗時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戶部右曹郡縣屬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禁及至熙寧中王安石變常平法廣惠倉易散青苗每夏秋已前召人請領今隨稅送納取息。高宗建炎中詔復常平永勿復行青苗之法此宋常平之法也

太祖建隆中詔諸州縣各置義倉自今稅每二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乾德四年罷之。太宗淳化二年令諸州惠民倉糴稍貴減價以糴咸

平中置於福建。仁宗慶曆中詔天下復立義倉時王琪言宜於正稅外每二斗別納一升入於倉從之又詔新義倉止令主三等戶輸之五年罷義倉。熙寧二年詔義倉並廢會。高宗紹興中曰義倉所以備

凶荒比年州縣所侵盜移用或賑不均令戶部措置聖此宋義倉之法也宋初建立常平自淳化三年始義倉自建隆四年始

總論平糴歛散之法出於管仲李悝

漢景壽昌言於宣帝請置倉曰常平蓋有受管李悝遺業者矣蕭望之爭議是儒者之不通世務也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酬何耶。東

都立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又何耶

○魏晉以降廢興不常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布其

求發其有不徒曰米粟而布帛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隋開

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路之河陽而陝之

倉獨名以常平豈歛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於他郡乎蓋常平市糴

之本在唐元帝時取諸客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路地

稅在文帝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開成修常平法淮浙

劔南諸道以下温不堪貯積其策果可行乎故祖宗以來常平義倉之

法並行不廢淳化中歲穰物賤始為市糴於京城景德中於京東西河

東北陝西南兩浙八路置常平市糴之法其立倉之名初曰惠民至家

淳化則置場焉景德之後天下置之始定常平號天禧之數十八餘萬

熙寧以來擇吏以任之置使以糾之此常平之法也

宋太祖建隆中詔天下置義倉官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慶

曆中詔天下之義倉自第五等以上於夏秋正稅外率二十而取一各

於州邑擇其地置倉以貯之此義倉之法也
常平載上洪之冬使之牧
糴景德之詔可導也留歲
糴之米預為之備
祥符之詔可稽也

茶鹽

虞夏之時青州鹽絺之貢載於書至於周山澤有虞川林有衡為之厲
禁而已鹽人一官不過供王之用度自管仲管山海正鹽筴計煮海之
利自一家之食餽合以累之通之于下以富強其國。秦漢以來禁地
太史公貨殖一傳所載如烏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得王者吳王濞
煮海為鹽而國用饒自武帝事征伐則用匱於是孔郡咸陽幹山海募
氏煮鹽官給半盆私犯者斬左趾洪羊維之而鹽鐵之官數十布在郡
國。昭帝即位賢良文學之士皆對願罷鹽鐵而洪羊以為安邊足用
不可廢孝元時雖因諸儒之言不與民爭利既罷而尋復。後漢張林
亦請官自鬻鹽楚安初衛覬請置監鹽官。魏武從之。陳文帝時孔
奐奏立莫海鹽稅。後魏弛鹽禁與民共之而富豪之家乘勢占奪后
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後周文帝置掌監之政令之一曰嚴鹽煮海以成

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
之四曰餘鹽於戎以取之
百姓取之皆有稅
隋開皇通鹽池監井與

百姓共之。唐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每斗十

錢乾元元年中鹽鐵使第五錡初變鹽法近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

鹽斗加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劉晏為鹽鐵使因民所

急而稅之乃上監法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出木商人縱其所之

舟所過州縣有稅晏奏罷晏之始制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太曆末

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迨順宗時李巽為鹽鐵使初歲之利

如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時已稅茶志云天下糴鹽稅穆宗長

慶中張平叙請官自糴鹽又請將鹽就其糴易又請以鹽多少為刺史

縣令穀最又請據口團結使其四季輸錢韓愈上言以為郭外少錢糴

鹽多以雜物貿易或賒貸徐還令人吏坐鋪非得見錢必不敢受負者

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人吏以鹽官家至戶到而糴必索百姓供應

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以鹽多少為之升黜又據口給鹽貧家或

有淡食者則官吏必用威刑平叔又請行此策有商賈喧呼者重法禁

之韋處厚議曰絕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事必不行
議遂寢。○初德宗之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
錢奉天之幸旋即悔罷及正元中張滂復奏行之然十才稅一歲得錢
不過四十萬緡耳至穆宗時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鹽鐵使
戶部分領之李珪已言其不可其後王涯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
焚其舊積天下大怨令孤楚代之納權如武宗時必增江淮茶稅是時
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崔珙之榻地錢于宗之刺茶錢公稅
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迨五代晉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
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自一貫以至二百乃令人逐便與
販其後鹽貨頗賤斤不上二十於是又重置稅焉五代會要張方平言
均之兩稅有鹽錢及仁宗時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方平以為再推鹽也○宋茶鹽之禁承五代嚴酷之餘
治太祖肇興日從寬簡建隆之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興偽蜀
鹽價既高特命減之以優民開寶七年有司請高湖南茶價上以困民
而弗許也太平興國中罷昌州虛額鹽萬八千餘斤淳化中許茶商於

出茶處市茶自江之南悉免其禁景德中有司條制茶事過為嚴禁而
諭之使裁損又臣僚請於興元置權茶場帝以擾民而弗許天聖七年
上言者請更議茶鹽之法帝謂轉臣曰茶鹽民所食而疆設法以禁之
致犯法者衆但以贍養其京師經費尚廣夫能弛之耳國朝慶曆三年
會要詔議者多言天下茶鹽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措越之政常抑而弗宣
慮有過取而傷者皇朝嘉祐四年詔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遣使就問皆
驩然願弛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又於歲輸裁減其數刻去禁條俾
通商利皇祐中詔三司解鹽通商因范祥之議也合在嘉祐
並會要宋陳執中
在西府乞寬茶鹽之利富弼在諫垣乞弛茶鹽之禁歐陽脩在館職乞
通茶鹽之法

權茶

茶之有統起於唐之趙贊茶之有權又起於唐之玉涯如王播裴休皆
主權茶之議者國家百年茶法之變不知其幾始嘗權筦矣又嘗行射
帖矣又嘗罷射帖而行交引矣又嘗正三分法矣十分茶價四分給香

樂三犀象茶引別以二十一色唐云茶法皇朝及至天聖元年改茶
法官收淨利錢聽人戶與販自天聖以來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
者以為不便然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也東南數路皆通商唯蜀中獨
禁權崇寧中蔡京大改茶法仍舊禁權園戶歲鬻於官商人於權貨務
入納給引咸平元年茶利錢百三十九萬餘貫五年六權務十三場權
茶引之息百四十萬餘緡王安石曰仁宗時茶法極弊歲猶得九十餘
萬貫政和中收息至四萬貫有奇

權盜

權盜之議成於漢之孔僅桑洪羊至唐而劉晏第五琦皆主權盜之議
者至宋朝權盜惟海鹽解鹽最資國用鹽有出於井有出於海有出於
池其大畧三種其外又有出於石者又有出於木者品類不一蜀中之
井鹽自贍一方海鹽方國初鈔法未行置倉於建安軍轉米入倉空船
載鹽散於江浙諸路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
領之然有契丹西夏之鹽常參奪解池之利大抵海鹽井鹽則用烹煉

而人力可為也解鹽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南風起而鹽乃熟此資於
天者也國家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者十二路。淮南。河北。河
東。陝西。兩浙。湖北。福建。廣東。益州。明州。梓州。夔
州是也為池二監十場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
莫大於鹽利祖宗鹽利大率二千餘緡。仁宗時議臣欲權河北鹽張
方平言為河北再權鹽也周世宗嘗以鹽課均之為兩稅矣仁宗納其
言而不行其後章子厚為相而再行禁權矣蔡京秉政專利罔民使商
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然而法數十日一變暨法既及鈔不可用
商賈折閱此海鹽之一變也蓋徽宗時雨水不常防固不密而外水入
解池不復成鹽遂失課息後始興工車出外水此解鹽之一變也今則
曰闔廣於官鬻淮浙江湖則通商然則茶自嘉祐收淨利均之茶戶輸
之使自興販矣而蔡京又復權茶此權之又權者也河北鹽自五代均
之稅戶而通商矣章子厚復行權鹽之法此亦權之又權者在宣和
時淮南鹽利自千五百萬緡今淮南鹽利亦同

宋之茶唯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犯者有刑淮南六州官曰為場十三置吏以總之黃州麻城場蘄州洗馬場石橋場王琪場壽州霍山場麻步場開順場舒州羅源場大湖場光州商城場子安場光山場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其茶皆課園戶輸賣或折稅以備權貨務商旅等請也其在江南十州宣歙江池饒廣德興國臨兩浙十二州蘇杭越明婺處荆湖八州荆潭鼎澧福建二州建昌南康其茶皆轉輸要會之地其六道州軍皆置權務或買或折迨至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植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華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淳化二年許商賈就園戶買茶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四年行交引法罷貼射又罷權務。仁宗天聖元年改三分法復行貼射法改淮南山場茶法官不收買聽入戶與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給之上同。嘉祐三年時臘茶之禁尤嚴於已隋罪者衆茶法屢更歲課日削宰相陳通商之法

命即三司置局議之。四年韓絳及三司言宜納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民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杜無筭後以賦茶戶錢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四行天下矣續。神宗元豐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言建州賜茶舊立權法遂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之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極微南劍州亦出二十餘萬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隣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陽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乞借豐國監分十萬緡為本並從之長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熙寧七年稅息分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歲額除充官經費外並儲陝西以待詔用食貨志。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北承平少陝西諸路其數止如此小

交引

太祖乾德二年諸州民有蒸附折稅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給券就權務以茶償之後以西北用兵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於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就松江權務自請射蒸郡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即給券百千謂之加槩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商百千纔得二十餘緡謂之實錢輦下坐賈遂專蓄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松江茶務交引坐至茶錢充給計歲入新茶三年不能賞其弊如此。至景德三年邊陲罷守言事者多言權務非便乃命鹽鐵使林特議更其法特請依時價官收交引每蒸價及百千者官收實錢五十千其執見交引至務者量抽十之二行之一年。真宗又命三司同較利害特等請罷比較茶法商旅無疑惑四年特等以課增遷官

茶課

宋茶利除本外淨入錢權特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咸平元年一百三十九餘萬貫。始行交引時諸州產蒸幾一千百萬斤別以二十一色六權務十三場收息百四十七萬緡。又云景德三年前歲收錢七十三萬餘貫自林特改法官收交引後行之三年共收七百九萬貫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茶鹽類

貼射法

宋初許商賈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謂之貼射法。太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罷。仁宗天聖元年復行之行之三年利歸大商乃詔孫奭議罷。皇祐三年筭依舊只用見錢

罷茶貢

咸平二年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續通鑑

立三筭茶法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財賦門

七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利取太源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輕久於是為三法行之數年貨賄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材唯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法浸失後雖屢變非恕之舊法也筆

筭茶三說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攷之尚未盈舊額世傳筭茶有三說法者便三說者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分法其必邊入納粮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後又有非折鹽為四分法皆非三說予在三司求得舊二說博羅為一說便羅為一說直便為一說以此商人競逐趨爭先赴邊博羅故邊粟常足此良法也沈存中筆談

立法便民

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庫重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鬻鬻之上

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值贊。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江淮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如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水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同

賞禁便民

真宗祥符九年謂王且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不損民心和悅卿宜熟思之乃詔御史中丞凌策與三司同共定集務要茶園鹽亭戶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百姓得存食用編。仁宗天聖元年三月辛卯改淮南十三山場茶法官不收置聽人戶興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給之三年十一月己酉朔罷貼射茶法令河北公存入中粮草而給以見錢香茶三色交勾往十三茶場筭茶編。嘉祐三年韓絳等詳定板行茶法初何萑上疏言今權茶刑頗煩而不能禁戶以父官為置場務而諸費世其中顧歲入官之初今請一切通商收諸處淨利所過往之稅歸權貨務以還公邊入中粮草之直誠足以疏利

源寬民力韓琦相寬卹民力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
言行○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案成都路茶場正令產茶州縣元置場
處依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編。高宗紹興二年七年進呈
王師心劄子荆湖南北路乞改茶引事上曰茶益禁權本為利用取須
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聖

總論論權山有三弊

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
妻子營生又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權茶山利歸公室及食之源日削採
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
既空死亡無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
也禁權之地法令大嚴銖兩之柔即該憲綱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
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獄州縣公事大半為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
口由茲減耗田野為之蕪萊蠹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
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持愛養即獲滋豐及夫朝廷權山鄉

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餓日有逃亡者茶園陷于奸倖歲有荒廢者年華
漸久殘破益深眷彼靈苗鞠為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噬
臍安及其弊三也張伯上太宗
端拱二年

論改法有五利

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親利竭民政斯濫矣權一弊法舉而棄之則委
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氓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
一也造茶之戶既專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
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權山既放密網
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
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按漕河洛方舟
巨艦經途萬里風濤沒溺官吏奸偷陷失茶網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
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權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
出賣之際則大半壅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權山任民買
易則國中求無棄貨天下咸契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其利五也上

通商以收租

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何者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百歲之春芽者既撥焙者既出則更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間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敗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衆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斤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陪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美味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販之者厚利也巡按之使捕逐之卒日馳於野黥類之吏鞭背之人日蒲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利不可畢勢之所運未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物通商官勿賣買驗其自為而藉殊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較彼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則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

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况不滯本泉不煩威獄利用便人莫善於此李太伯文

再攷本朝鹽

產地

陝西鹽初安邑解縣有地五總曰兩池北方全藉之其為鹽如耕種疏為畦隴圍塹其外以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其謚為賴周官之所謂鹽鹽是也青州鹽出於東海。幽蘇大同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嶺南鹽出於南海。劔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井州鹽出於地是為鹵池。湖中鹽出於水文有出於石。西夏鹽初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瓦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洪靜池。會州有河池其鹽青。

品目

鹽有四種一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又其次井鹽又其次崖鹽會。天

隨五年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或煮井或煮鹽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引池為鹽

曰陝西解州安邑斷池墾地為畦引池陝之鹽成籍州及旁州民給復謂之畦戶總三百八十戶復其家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以歲給戶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

煮海為鹽

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鹽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為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兩浙曰杭秀温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廣南曰南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煮井則川陝四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士民或役衙前煮之益州路則縷綿印眉簡嘉雅漢八州梓州路則梓資遂合戎榮果普昌渠瀘十一州富順監利州路則閬州夔州

路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監○煮鹽則河東并州之末

利監會

賣價

凡顆鹽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筭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餘貫云

場鹽

末鹽自并州明州各兩監温州兩監福州一監共七監密州一場通州八場秦州一場海州三場温州一場合州一場瓊州一場共十六場泉州廣州各一倉秦州二倉通州楚州各一倉共六倉鹽井六七百五十五

交引

入中芻粟於公邊以券至京師江淮給鹽茶謂之交引又真宗時林特請依舊於京師入納見錢金帛交引於解州取鹽亦謂之交引交引即

鹽鈔但隨時命名不同耳。咸平六年林特言筭射解鹽於唐鄧十二州軍貨賣合納見錢應副陝西支用。景德元年三司定唐鄧十二州軍南鹽依西鹽價例於逐處州軍入納見錢發引赴解州推鹽自此放行以來解鹽交引至少並無納到錢物虧損官中課州臣請依舊在京推貨務入中金銀錢帛交引於解州取便於他場領鹽依舊只於唐鄧十二州軍破貨即不得帶過陝西陝西州軍入納錢銀糧草依舊兩地請鹽只得於鄜延二十五州軍貨賣不得帶入南州唐鄧如此則在京與陝西各得載錢文用三司計定請如所奏。舊制陝西秦延環慶渭原州保安鎮戎德順軍聽商人入中糧草筭解鹽自康定後入中者皆以交引於在京推貨務給見錢銀絹絹商與官吏通弊以邀厚價歲耗官錢不可勝計度支郎中范祥建言令商人止於延環保安等州軍於青鹽池許商人入中解鹽官自出賣餘並通商重青鹽之禁以詳為制置解鹽使歲課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以計置公邊九軍州一百二十餘城出粟量計入可助十分之八餘則責辦本路轉運司罷在京見錢交

引法以實京師行之十歲歲減控貨務緡錢百萬公私以為便縣官可攢見錢京師商人坐贏厚利會

鈔法

仁宗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均賣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鈔至解州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又省數十郡般運之勞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主人鹽斤不過三十五錢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存定故至今以為便也筆

新舊鈔

仁宗嘉祐四年先是入中芻粟多虛估歲損官課至是范祥改法抑之其券已在嘉祐以前者每券別使輸錢一平然後予鹽。南渡已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費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刺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為臣猾所制矣

仁宗天聖三年上書有言縣官自權鹽為害請通商以寬民力詔罷三京二十八郡權鹽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交鹽於兩池。

天禧制聽商人入錢要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易鹽及景祐三年言諸路博易無利罷之至康定初復令入中陝西加數給東南鹽國朝制令

邊池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謂之三說法又問支鹽以代京師見錢。慶曆三年又詔入中者持券至京給以錢銀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准其所欲東南鹽利特

厚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公邊入中芻粟多虛估勝前數陪京師鹽又為商人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皇祐二

年止六萬商人但以錢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之於是王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而入中之商先得於未受鹽者每芻粟直十萬

止給鹽直七萬又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高宗紹興二年川陝茶馬趙開做大觀東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驥視稱提與

茶法大尋相類徽宗大觀鹽法未詳然觀趙開行於川者即東

茶課入數

宋至道末賣課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其後惟顯鹽有定額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不常歲為錢大約一

千餘萬緡惟末鹽自抄三百萬緡以供河北邊糴宜和特淮南鹽利歲入一千四五百萬緡兩浙七八百萬緡

河北鹽首末

唐自兵興河北鹽羈縻而已至皇甫鏘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者歲多及曰洪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權鹽唐志。後唐長興

四年鹽鐵使奏每年入戶蠶鹽並不許將帶入城侵奪課利。宋寶元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鹽法並許通行量收稅錢六月除河北權鹽令

三司使王珙辰請權河北鹽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憲道

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尅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宋舊制陝西三十五州軍京西十州軍許民買解鹽餘皆權之。慶曆元年議者以輦運之役困於軍民不若商旅入錢散鹽上命龍圖閣學士盛度與三司議之度言太宗通商鹽而太祖開國之初免河北鹽至真宗弛郡謂權而民便之今請以見錢輸在京權貨務就池給鹽其利有五分禁商時官自輦運兵無疲勞今無此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不役軍戶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沙泥今得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富家多藏不出今商人歲出緡錢五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軍人畦夫役作之給五利也上善之曰此有利於兆民朕何愛也遂詔弛三十一州軍權推而行之

却羨餘

真宗大中祥符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安邑解鹽兩池見貯鹽三千餘籠都三億百八十餘萬斤切慮更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

其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寶訓
去昌州虛額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昌州屬川七井歲有虛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川李專以措歛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薪錢乃於歲額外增稅鹽仍課部民煮之民素不知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減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列其事於三司以積年之征不可遽免乃均於部民作兩稅例出錢米以輸官

罷兩浙鹽禁

真宗皇帝咸平二年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以自給捕死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罪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千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秋成當任舊法編

咸蜀鹽并課

慶曆六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王堯臣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窮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對五月裁印州鹽井課歲額緡錢一百萬編長

華西川弊原

孝宗淳熙六年劄子云陛下凡蠲減四川酒課凡四十七萬二千有奇鹽井虧損四十九萬九千有奇茶引錢一十五萬二千有奇全蜀生齒蒙被聖澤咸激流涕然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制置總領茶馬三司同所屬司分深思遠慮中逐時考察之禁嚴三歲雜排之法痛絕弊原以增虧俾毋損於公無傷於民心其講究長久善後之策以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福建鹽首末

寬商禁

太宗興國八年除福建鹽禁。仁宗嘗謂輔臣曰鹽利至薄朕欲通其

禁便民間販易王魯等對曰鹽利歲入甚厚縣官又賴其助不可遽弛他日國用有餘議除其禁可也上以為然。高宗紹興十七年五月丙寅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鹽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祖宗成法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俟改作。紹興二十七年福建提刑吳逵定鹽綱之數上四州并屬縣共般一千六百萬斤據地遠近裁價比舊減三分令官自鬻不許敷民舊漕司取放州縣號增鹽錢斤二十八文今減九文提舉司收吏祿錢一文亦減三文帥漕兩司皆不許賣鹽以侵州縣課轉運司鹽本錢亦減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漕司之便次年衆論復徭有旨下本路相度更定提舉張汝揖奏請行久法上問陳成之對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末後復罷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總論鈔鹽錢三十萬緡既而與減八分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寬不復科賣於民矣

罷放福建上四州民戶鹽

乾道四年三省同奉 聖旨訪聞福建路建劔汀邵四州軍料賣鹽搔擾民戶至於無本起綱白行敷斂重困民力深可矜憫可將本路抄鹽二十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五分鹽本通融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前賣鹽為名依前科敷搔擾令戶部散榜逐州軍曉示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監司按劾聞奏重置典憲施行

除放福建上四州鹽本錢

乾道四年臣寮上言訪聞上四州拖欠鹽本等錢自紹興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計五千餘萬自隆興元年至乾道三年亦四十餘萬漕司不知久近衮同拘催前後積壓因緣為姦民力空窮困於追索新欠舊欠拖帶不前徒掛簿書實無從出臣愚欲望 聖慈矜憫州縣煎熬民間不易止附常平積欠官物及諸軍拖欠酒錢並已放免特降睿旨將紹興三十二年以前積欠鹽本等錢並行除

能廣南權鹽

淳熙十年詔節聞廣南在數千里外朕甚憫之鹽民資以食向者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以為民病朕遣使詢得其利害始為之更令俾通商販無令官鬻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為何者官吏妄貪異時悉出於此一旦絕之必浮言胥動毀我裕民之政例監司守令均以為民朕有善意願撓而壞之可乎自此或有此必實之法

均廣西益數

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鹽以為命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戶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戶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爰而常患數多昭賀之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益而發泄而常悉數少欲望我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要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實為一方久遠之利

罷通州敷鹽

曰切見廣西敷賣食鹽已行住罷臣謂廣西敷鹽尤官獲其利今通州

縣數鹽無一毫之利止是公吏鋪戶籍以年利擾民因循不革以其久
爾欲望 零音下淮泉轉運司將通州均敷入戶買鹽取見詣實自下
住罷之

究諸路鹽場利害

淳熙乙未郊祀赦節文勘會諸路鹽場昨緣不依時支散本錢及有減
尅之類敷有歲額不敷去處累降指揮約束尚慮奉行不虔仰諸路提
舉司常切遵守約束所部須管依時支給不得減尅如有違戾許亭戶
越訴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循祖宗成法

高宗紹興十六年六月丁未進呈淮東鹽課增羨推賞事上曰法不必
改只循其常若更易雖有少增羨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如此鹽

總論

洪範五行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水性周流無所不在如青州
鹽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於海鹵南西川出於井河東出

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河北則有鹵
地求康軍則出於崖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自禹貢青州貢鹽
締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鹽雖入貢與民共之及管仲相齊始興鹽筴
以奪民利漢興雖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用洪羊孔僅祖管仲之法於
是始行禁權自後隨時更革或寬或急然鹽禁終不可得而罷論其作
備則圖近功而奪民利管仲獨得辟其咎乎論禁權之利惟是海鹽海
池最資國用如蜀中之井自贍一方之用無與於大農而天下悅之。
宋朝就海論之則淮鹽之利最重國初鈔鹽初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
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
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般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
廣而鹽權最資國用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解
池當時南方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
北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宋朝議論最詳大
抵解鹽之味不及西夏價直西北之鹽又職所以邊多盜販二國鹽

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槩海鹽并鹽以煎熬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則如耕種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乃成風一夜起水一夜結北風皆坐食鹽如風不起則課利遂失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費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置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隨所適之地遠近為差蔡京專利罔民率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緣徽宗初年雨水不常圍墜不密守者護視不因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役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權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淮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蒲鎮據有河北鹽宋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權。仁宗時畿者欲權上不許。神宗時荆公章子厚亦欲求權。神宗亦不許自後子厚為相方始行禁權犯刑者其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容權兼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并鹽則不過

一井解池則毫釐封守海鹽則必待起爐皆非一旦所成故可禁察惟河北鹵地甚廣非可墻籬封守又纔煎便成所以最易犯禁自章子厚禁權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慆悍小人規利又輕於犯法此所以不容禁也

東萊文

福建舊鹽課名色

福建下四州有產鹽鈔一歲所入四十餘萬緡漕臺倚之以集大事自建劔汀邵九歲運一百七十餘綱况時吏緣為奸廣拋敷買之數以催下戶推見存之數以備倉卒謂之長生鹽民不願請則納所放之半直以歸陪於官官復儲之別所謂之還覓鹽民困科買有破產者後高宗減福建認鈔錢八分遂不復科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後集

卷五十七
貝門



程